

卫斯理
武侠小说全集



劍 亂 情 迷

JIANLUAN
QINGMI
倪匡◎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

剑 乱 情 迷

JIANLUANQINGMI

倪 匡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乱情迷/倪匡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5

(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

ISBN 978-7-80240-491-5

I. 剑… II. 倪…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6506 号

书 名: 剑乱情迷

作 者: 倪 匡

责任编辑: 姜 丽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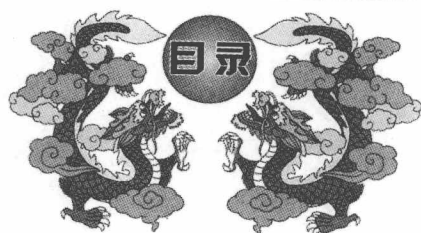
印 张: 21

字 数: 361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退换。



第一章	大侠之死	1
第二章	龙凤双侠	10
第三章	蛇蝎美人	20
第四章	是非之地	29
第五章	谜样女人	39
第六章	阴冥四瞎	46
第七章	痴呆少年	56
第八章	沽名钓誉	66
第九章	金蜂毒掌	76
第十章	堡中密室	85
第十一章	功力陡增	94
第十二章	如获至宝	103
第十三章	冒名顶替	113
第十四章	天池双懒	122
第十五章	童心未泯	132
第十六章	魔王幼女	141
第十七章	爱徒心切	150
第十八章	师徒情深	159
第十九章	双龙神君	166
第二十章	访寻居士	178
第二十一章	得而复失	188
第二十二章	勾漏七老	197
第二十三章	丑老扬威	207

剑乱情迷





剑 乱 情 迷



第二十四章	秀士铄羽	217
第二十五章	师门情深	227
第二十六章	巫山仙客	237
第二十七章	矢口不认	247
第二十八章	神思恍惚	257
第二十九章	走火入魔	266
第三十章	身坠悬崖	276
第三十一章	大幻云雾	286
第三十二章	丑老动情	295
第三十三章	长子折腰	305
第三十四章	视武如蛇	314
第三十五章	黄粱梦醒	324

第一章 大侠之死

大侠雷去恶死了！

死讯飞快地传了出去，雷家堡中，顿时也热闹了起来。

雷家堡本来是极其热闹的，它在嵩山南麓，地处中原，正是南来北往的武林中人必经之地，无论识与不识，谁都想来和大侠雷去恶攀个交情，雷家堡上是经常高朋满座的。但是如今，却比平时更热闹了，通向雷家堡的那条直路上，马蹄声从早到晚，从未曾停过，全是闻讯前来吊唁的人。到了天色黑下来，雷家堡中，更在直路两旁的树梢之上，挂满了白色的灯笼，那两排灯笼，直达雷家堡下，白惨惨的光芒，照得那条大路，十分阴森。入晚之后，路上本已寂静了许多，但突然之间，两匹铁青色的骏马，并辔飞驰而来。这两三天来，在这条大路上飞驰而过的骏马不知有多少，可是这两匹却显得有些特别，他们的马鞍上，插着四面金色的小旗，由于骏马的急驰而“呼呼”作响，再加上清脆动听的马铃声，隔老远就可以听到了。

在大路上本也有人马在赶路，但是一听到那阵马铃声和一见到那四面小金旗，便都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在那两匹骏马飞驰而过之处，不断有人低声道：“他们来了，他们赶到了！龙凤双侠来了！”

这种交头接耳的声音，随着马铃声、旗子的飘动声和急骤的蹄声，一齐向前传了出去，一直到了雷家堡的门前，雷家堡的堡门大开，那两匹骏马，直冲了进去，守在堡外的几个大汉，一齐弓身行礼，叫道：“史三爷，香女侠！小可参见！”可是，那两匹骏马根本没有停，只是向前直冲了进去，当堡门那几个大汉直起身子来之际，那两匹马早已冲过了那一大片青石板铺成的广场，到了大厅的门口。这才听得那两匹马发出了一声急嘶，停了下来。

马一停下，马上的人也已翻身落马。这时，“龙凤双侠来了”的耳语，比骏马奔驰得还快，早已传进了雷家堡之中，大厅中的所有人，都一齐向外望来，一看到马上跃下的一男一女两人，都不禁暗喝了一声彩，有未曾见过他们，只闻其名的更是一见便大为折服，对于“龙凤双侠”能在武林中享有如此盛名，认为理所当然。

只见那男的，约摸三十出头，玉树临风，仪态非凡，腰中悬着一柄长剑，

在大厅门口凝立着，渊停岳峙，一望而知是非同小可的内家高手。而站在他身边的女子，只有二十多岁，身形颀长，眉目如画，披着一件月白色的披风，披风之上，用淡青色的丝线，精工绣着一双凤凰，顾盼之间，神采飞扬，艳光四射，令人不敢逼视！

两人才一站定，便听得大厅之中，不少人向他们打招呼，叫道：“史三侠，香女侠！”

他们两人，四道目光，一齐向大厅中的众人，扫了一下，点着头，但是却并不出声，并肩向前，走了进去，他们才一走进，挡在他们前面的人，便一齐闪了开来，众人一闪开，立时看到了放在大厅正中的那具灵柩。

在灵柩之前，插着几股粗如儿臂的粗香，香烟升起，在半空中结成了一团团的烟雾，他们两人呆了一呆，也就在这时，只听得一个嘶哑的声音叫道：“三弟！”

大厅之中，这时静到了极点，人人的心都觉得事情有点不寻常。事情并没有什么不寻常，雷去恶死了，雷去恶的结义兄弟，龙凤双侠之中的史三侠，赶到雷家堡去，本是理所当然之事。可是，史金龙的来势却太突兀了！而且，他剑眉上扬，面上一点也没有悲愤之容，反倒充满了激昂之情！

再加上在雷家堡主持丧事的大幻居士夏雨石夏二侠，事前竟未曾出迎，在龙凤双侠一齐闯进了灵堂之后，才迎了出来，这不是有点不寻常吗？

众人的目光，于是一齐集中在才从灵堂后面转出来的夏二侠身上，夏二侠约摸四十左右，神情极其憔悴，但不论他是怎样憔悴，总掩不了他特有的灵秀之气。他在灵前呆了一呆，又叫道：“三弟！”

史金龙踏前一步，一扬手，伸手按住了棺盖，疾声道：“大哥是怎么死的？大嫂呢？贤侄呢？”

夏雨石苦笑一下，以一种十分疲倦的声调道：“三弟，一言难尽，你且随我来休息一下再说。”

史金龙却是咄咄逼人，声音也更是严厉，道：“我们一听到消息，便连夜赶来，听说丧事由你主持，何以大嫂竟不见面，大哥究竟是怎么死的？”

史金龙声震屋瓦，在大厅中的众人，面面相觑，胆子小的，自知武功不济的，纷纷向后退去，一面退，一面又不免在交头接耳：“不好啦，雷大侠才死，夏二侠和史三侠就吵起来哩！”

有的则道：“他们三人是结义兄弟啊，怎会吵架了？”

有的更道：“听史三侠的口气，像是怀疑雷大侠的死因！”讲这话的人又补充了一句：“本来嘛，雷大侠正当壮年，怎会忽然死了。”

又有人道：“难说，难说，我们只顾看热闹好了。”

说闲话的人，大都将声音压得十分低，叽叽喳喳的声音也传不到大厅上，

可是连旁人都看得出情形不对头来了，夏雨石怎有看不出来之理？

他只觉得心中一阵难过，身子反侧了一侧，几乎跌倒，他连忙伸手扶住了柱子，又是一声苦笑，道：“大哥是怎么死的，我说你也不会信，你自己看好了！”

史金龙一呆，道：“什么？”

一直站在他身边不出声，只是用一双精光四射的眼睛望定了的香玉凤，这时忽然冷冷地道：“他叫你自己看好了。”

史金龙面色一变，追问道：“你可是这意思吗？”

夏雨石像是连讲话的力道也没有，只是点了点头。

史金龙倏然地后退了两步，先在灵前行了一个大礼，朗声道：“大哥，你已然一命归西，本来不应当再来扰你安息，但你若是死得不明不白，兄弟手足非为你出头不可！”他话一讲完，挺身而出，手向着棺盖之上陡地抓了下去。

只听得“啪”的一声响，他五指竟然深深地陷进了棺盖之中！

他转过头来，望着夏雨石，夏雨石平静地道：“你打开来，打开来一看，你就明白了！”

史金龙五指陷入了棺盖中，所显露的这一手“金龙手”功夫，已是令得众人心中吃惊，而前来吊唁的武林中人，固然全不知道雷大侠是为什么死的，但却也绝没有意想到，有人胆敢将已入殓了的雷大侠的棺盖，再硬揭了起来！

更使人想不到的是，揭雷大侠棺盖的，不是别人，竟会是史三侠！

这时，又有一批人退了出去，留在大厅中的，只有一二十人，全是在武林中有相当地位的高手了。

史金龙闷哼一声，身子突然向后一斜，手臂猛地一振，只听得一阵“啪啪”的声响过处，棺盖已被史金龙这一抓之力，硬生生地揭了起来。

最先凑向前去观看的是香玉凤。

香玉凤踏前一步看了一眼，立时向后退来，冷然道：“雷大侠是中毒死的。”

史金龙立时失声道：“胡说！”

香玉凤冷笑道：“你自己去看。”

史金龙一抖手，“砰”的一声巨响，棺盖跌到地上，他凑向前去观看，只见雷去恶躺在棺中，肤色紫黑，可怖至极！而且，尸体的七窍之旁，还有墨黑的血迹，那是中毒而死的，实在是再无疑问的事了！

史金龙的面色大变，一声长啸，手臂振动，只听得“锵”的一声响，晶光闪动，剑风如虹，已向面前的夏雨石疾刺了出去，夏雨石像是早已知道史金龙会有此一招，一见剑出，面上并没有惊讶的神色，但是他的身子，却也仍然站立不动。

眼看史金龙手中，金光闪闪的长剑，将要刺中了夏雨石的胸前，突然斜刺里有一柄长剑，疾伸了过来，“锵”的一声响，剑尖搭在史金龙长剑的剑尖之上，将史金龙这一剑的去势止住。

史金龙连忙回头看去，却见阻止了他这一剑去势的，不是别人，是他的妻子香玉凤，在他一望之间，香玉凤已然道：“别那么急出手，当着天下英雄，问明了再动手不迟，要不然，你有理，也会有闲言闲语说你理亏的。”

龙凤双侠进得大厅来之后，香玉凤只是站着，偶然讲一两句话而已。但是她每一个动作或每一句说话，都给人以一种极其精明之感，精明得使人的心头，不由自主地产生一股寒意。

史金龙一听，立时一抖手，又是“锵”的一声金光闪动间，还剑入鞘，他厉声道：“大哥是怎么死的？夏雨石，你说！”

他到达之后，绝未称过夏雨石“二哥”，那是他一路赶来之际，对于夏雨石已起了疑心之故，此时一见雷去恶乃是被毒死的，更是心中又惊又怒，简直已认定了那是夏雨石下手的一样。

夏雨石听得史金龙直呼其名，面上的肌肉，不由自主地抽搐了一下，他道：“大哥是中毒死的，你已看到了。”

史金龙又踏前一步，道：“我问你，是谁下的手！”

他一面问，一面手指直伸了出来，指住了夏雨石的鼻尖，夏雨石的身子仍然不动，他默默地闭上了眼睛，却是一声也不出。

史金龙问了几遍，夏雨石只是默不作声，史金龙一声怪叫，道：“好，你不出声，我便杀了你，替大哥报仇！”他手按在剑柄上，人又向后退开了一步，身子微斜，眼看又要出剑了。

这时候，香玉凤又叫道：“不可，等他认了再说！”

史金龙“哼”的一声，道：“他若是一直不开口，难道就可以逍遥自在了吗？”

夏雨石听到了这里，才缓缓地睁开眼来，道：“三弟，你的脾气，怎地还是那么急躁？这其中的曲折，一言难尽，你想想，我们兄弟三人，何等交情，我怎会下毒手弄死大哥。”

史金龙迫问道：“那么是谁下的毒手？”

夏雨石连连摇头，额上已有豆大的汗珠渗了出来，显见得他的心中，痛苦之极，而看他口唇哆嗦的情形，他实在是有着难言之隐！

史金龙又逼问了几句，夏雨石扬了扬手，道：“三弟，这事不宜在外人面前宣扬，你且随我进来，我……再与你慢慢详说可好？”

史金龙乍一见雷去恶死得如此之惨，怒火攻心，这时他多少已镇定了一些，他也看出夏雨石那种痛苦的神情，绝不是假装出来的，其中真的可能有

着难言的曲折在内，是以他立即点头，道：“好！”

香玉凤却在一旁，冷冷地道：“史郎，知人知面不知心。其实，若是没有什么亏心事，大可当着众人，讲个明白，何必私下商议？”

她一面说，一面转过身来，向还在大厅中的众人，行了一礼，道：“蔡老爷子、梁氏昆仲、铁鱼禅师、霍大侠、金衣秀士你们请说我这话可对？”

这时，留在大厅之中的人已不多了，全是武林中一流高手，雷大侠生前的至交。那是华山派掌门，铁爪飞虎蔡大力；淮南双侠，凭一双日月金轮称雄江湖的梁氏兄弟；东普陀专练伏魔神功的铁鱼禅师；介乎正邪各派之间的巫山十二峡之首，牛肝马肺峡的金衣秀士；航行四大侠，人称七指神偷的霍长贵等人。

这几个人听了香玉凤的发言后，并不出声，只是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他们都不出声，那表示他们全是懂得江湖规矩之人。他们全是雷大侠的至交，雷大侠若是死在旁人之手，他们自然要立时出面的。可是，事情却又牵涉到了夏雨石，而且史金龙也在场，这就使他们变成外人了。他们既然是外人，当然不便表示太多的意见。但是，他们却又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所以一齐点了点头，表示同意香玉凤的话。

香玉凤转过身来，一伸手，将史金龙拉开了一步，俯耳低言了几句。

她讲话的声音，十分之低，大厅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听到她讲些什么，只看到史金龙的面容，越来越是凝重，这证明她对史金龙讲的，是十分重要的事情。而在如今这样的情形之下，大幻居士夏雨石，却只是木头人也似地站着，并不为自己辩护！

史金龙在香玉凤讲出之后，立时“哼”的一声，也向众人行了一礼，道：“各位豪杰在此，我大哥是中毒死的，各位也看明白了，他乃是何等英雄之人，谁能偷下毒药，不使他起疑，而致他死亡？”

史金龙绝没有说那下毒的是什么人，可是几个人中，除了七指神偷霍长贵之外，却是人人不由自主地向夏雨石望了一眼。

史金龙又陡地转过身来，道：“大哥临死之际，可有遗命吗？”

夏雨石点了点头，语音干涩，道：“有。”

史金龙道：“那么，大哥可曾说，他于一年前方始得到的那一部内功奇书《玉叶真经》和两颗道家九天大还丹，遗留给谁？”

夏雨石还未曾回答，大厅上的气氛，又紧张了许多，而且那种紧张的气氛，迅即传到了大厅之外，传到了雷家堡的每一个角落。

凡是学武之人，都心情紧张地等待着夏雨石的回答。夏雨石的回答，会如此之吸引人，实在是有点道理的。那是因为史金龙所提到的那两件东西，实在太引人注意了，《玉叶真经》乃是道家十七种吐纳内功之中的最高之作，是

内家正宗的功夫，那是武林中尽人皆知的。可是这部《玉叶真经》，听说早已失踪，若不是史金龙此际提起，根本没有人知道它落到了雷去恶之手！

一部《玉叶真经》，已然可以震动武林，何况还有两颗起死回生的灵药九天大还丹，学武之人，实是无法不为之耸动！

只见夏雨石像是防不到史金龙会这样讲，而且露出了十分惊讶的神色来，失声道：“三弟，这件事，我们弟兄三人曾立下毒誓，绝不对人说的，你……你竟对三弟妇说了吗？”

香玉凤冷然道：“夫妻之情，难道不胜于兄弟，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夏雨石恍若未闻，又道：“你……你对三弟妇说，倒也罢了，何必竟当众讲了出来。”

史金龙冷笑道：“这可是你逼出来的。”

夏雨石茫然道：“我？”

史金龙道：“我不讲出来，他人何以知道你为什么要对大哥起杀机？”

夏雨石的身子，突然剧烈地发起抖来！他一面抖，一面道：“三弟，你以为是我为害了大哥？”

史金龙斩钉截铁，道：“正是。”

夏雨石陡地向前跨出一步，他自起身以来，一直只是面色惨白的站着，这时陡然跨出了一步，倒令得史金龙也吓了一跳。

夏雨石只是向前跨出了一步，却未曾有什么别的动作，他道：“既然你已讲出来了，那我也不怕说了，大哥临死之际曾说，这《玉叶真经》和九天大还丹，留给坚侄。”

史金龙咄咄逼人，道：“那么坚侄在哪里？”

夏雨石有点茫然，道：“我……我……不知道，他走了，他是什么时候走的，我也不知道。”

史金龙“哈哈”怪笑，道：“夏雨石，你好毒的心肠呀！”

这时候，大厅中众人，莫不相顾失色，他们都知道，夏雨石和史金龙两人口中的“坚侄”，乃是大侠雷去恶的独生儿子雷坚。有不少和雷去恶来往得密切一点的人，还都知道雷坚并不是什么小孩子，而是二十岁的青年了。焉有父亲惨死，儿子却走得踪影不见的道理？而且，雷夫人呢？大侠雷去恶的夫人又在什么地方？

当雷去恶的死讯传了开去，众人涌向雷家堡来的时候，人们所想到的只是震惊，因为雷去恶在武林的名头，太响亮了。但这时，人们已渐渐地看出了许多疑点，这些可疑的事情，全是绝不应该发生的，但是却发生了，而自始至终，事情是由夏雨石主持，雷去恶的死讯，也是他所发布出来的，他若是不能解释这些可疑之点，那就等于默认史金龙的指责了！

他们的目光，全部集中在夏雨石的身上。

夏雨石叹了一口气，道：“三弟……”但是史金龙根本连讲话的机会都不给他，又道：“大嫂呢？大嫂又到什么地方去了？”

夏雨石脸上肌肉抽搐，道：“我……我也不知道。”

史金龙厉声道：“那么，《玉叶真经》和九天大还丹，是在什么地方？”

夏雨石道：“大哥临死之际，吩咐我保管，要我设法将这两件东西，务必交到坚儿的手中，那么，他就死在九泉之下，也瞑目了。”

史金龙大喝一声，道：“胡说，全是在胡说！”他一抖手，手中的金剑，抖起了两个剑花，剑影浮动，向前袭去。夏雨石突然大叫了一声，双袖一齐向前拂出！

大幻居士夏雨石，绝不是等闲人物，在史金龙的逼问之下，他言词闪烁，所讲的话，令人难以相信，看来似乎十分不济事，但这时，他双袖拂出之力，却是强韧无比，宛若是两件兵刃，陡地向前送出一样，史金龙的身子，陡地一晃，向后退出了一步。

史金龙一退，只听得香玉凤一声娇叱，手腕翻动，一道银虹，陡地挥出，夏雨石也在这时，身形向上，疾拔了起来，快疾无比地拔起了两丈许，到了一根横梁之上。

他到了横梁上，才听得“啪”的一声巨响，香玉凤挥出的那条银鞭，击中了一条柱子，只击得木屑乱飞，在柱上留下了极深的一道鞭痕！

夏雨石站在梁上，沉声道：“三弟，三弟妇，你们全想岔了。你们长年在江湖上走动，耳目灵通，还是快设法探听坚儿的下落要紧，若是你们找到了坚儿，可以来我的旧居找我！”

香玉凤一等夏雨石讲完，扬起银鞭，向上“刷”地指去，她手中的银鞭，足有七尺来长，可是这时她向上一指间那根银鞭，竟变得笔也似直，宛若一根银棒一样，这份功力，也着实惊人了！

只听得她叫道：“各位英雄，此人嫌疑极大，不可放走了他！”她叫着，史金龙也拔起身来，向上追了上去，但夏雨石的动作，比他们更快，只听得他长叹了一声，一翻手，“呼”的一掌，向上拍了出去。“轰”的一声响过处，砖石纷飞，碎瓦如雨，屋顶之上，已出现了一个大洞，而夏雨石的身子，也飘然而出！

这时在大厅中的众人，几乎没有一个人不以为香玉凤的叫喊有理的，但是却没有一个挪动身子。那是他们有自知之明，他们怎拦得住大幻居士夏雨石？

史金龙和香玉凤两人，紧接着也从屋顶的破洞中穿了出去，可是等他们两夫妇上了屋顶之际，只见夏雨石的身形，在围墙之上，晃了一晃便不见了。

香玉凤一顿足，顿得瓦片哗啦一阵响，碎了数十块道：“叫他走了！”史

金龙十分尴尬，道：“他竟会……走……这当真想不到，他的轻功比我好得多，我们也追不上了！”

香玉凤的神色，本来又是气恼，又是沮丧，可是转眼之间，她又一声冷笑。

史金龙一听得妻子冷笑，心中便自一喜，忙道：“玉凤，你又有何好主意了？”

香玉凤道：“本来，未必是他害死大哥，如今他走了，我们下去只消轻描淡写地讲上几句话，便叫他永世难以见人！”

史金龙一呆，道：“你说本来未必是他害死大哥的，是什么意思？”

香玉凤不耐烦，“呸”的一声，道：“你们三兄弟中，只有他人最淡泊，最老实，他怎会害死大哥？你岂不是明知故问？”

史金龙一呆，道：“可是刚才在大厅之上，你却向我说他……”

香玉凤一扬手，打断了史金龙的话头，道：“别说了，你中什么用？一切听我的就是了。”

她拉着史金龙的手，两人一齐又从破洞之中，穿了下去。大厅之中，自他们三个人相继走了之后，本已乱成了一片，但是龙凤双侠一回转，却又立时静了下来。

香玉凤向众人行了一礼，道：“各位，雷家堡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实是不幸之极，夏二侠他已走了，我们追他不上，相烦各位，若是在离开了雷家堡之后，见到了他，不妨劝他一动，一人做事一人当，叫他来雷家堡大哥灵前，自行了断！”

一千人面面相觑，无人出声。

香玉凤的这一番话，等于已然证实了夏雨石是害死雷去恶的凶手了，绝大多数人，也和香玉凤的看法一样，只有几个人皱了皱眉头，其中，一个矮老头儿沉声道：“史三侠，夏二侠不是这等人，照我看，这其中似乎还另有曲折！”

那矮老头儿，正是华山掌门，铁爪飞虎蔡大力。

史金龙一张口，刚待说话，可是香玉凤却已抢着道：“蔡老爷子，刚才史郎向他一再追问，他若有什么苦衷，各位全是好朋友，大可照直言说，何必隐瞒，又何必一走了之？”

铁鱼禅师双掌合十，道：“善哉，善哉！”

金衣秀士阴森森地道：“大和尚且莫念经，夏二侠一走，嘿嘿，这《玉叶真经》和九天大还丹，不知是藏在什么地方了？”

这一个问题，是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想到了，只不过是金衣秀士首先讲出来而已！

香玉凤一声冷笑，道：“那只有去问夏二侠了，各位若不是为了吊唁而来的，那就请便好了。”

金衣秀士一声长笑，衣袖一拂，闪起了一阵金光，金光一闪而过，他人已向大厅之外，掠了出去。其时在大厅之中的人不多，但是大厅之外却聚集了许多人，一见金衣秀士向外掠来，连忙闪开。可是金衣秀士的去势极快，众人闪之不及，只见金衣秀士的身子，陡地平空拔起，竟在众人的头顶之上，掠了过去，金光闪动不已，转眼间便已看不见了。

金衣秀士突然离去，其余众人，也觉得处境十分尴尬，他们全是雷大侠的好友，和龙凤双侠的交情，却是泛泛，香玉凤这样发话，分明是不想众人再留在雷家堡之中了，固然，众人觉得事情十分可疑，但既然有史金龙在此主持，别人也不好插手。再加上事情又和《玉叶真经》、九天大还丹有关，若是硬要留下去，那反倒变成了在覬觐这两件武林至珍了，是以他们相继搭讪着，一个接一个，走了开去。

龙凤双侠在大厅之中，拱手送客，口中却还在不住地讲着门面话，道：“各位远道前来，但此事十分曲折，夏雨石已不告而别，愚夫妇又要去追寻雷大嫂雷贤侄的下落，是以未能款待各位，多多原谅。”

他们两夫妇这样一说，就算有些人想要留下来看看热闹的，也不好意思再留下来了。

他们两夫妇一面说，一面由大厅之中，向外走去，一面送客，不到半个时辰间，人已走得十之七八，刚才还熙熙攘攘的雷家堡，已变得冷冷清清了。

本来，武林中人，还是陆续在向雷家堡来的，可是在道上遇到了从雷家堡退出去的人，一谈之下，知道雷家堡中，已发生了内变，龙凤双侠一到，夏雨石便已不告而别，自然也都裹足不前了。

武林之中，传起事情来，何等之快，不到数日，几乎人人皆知道雷家堡中发生了非常的变故。而且，几乎每一个人提起雷家堡的变故之际，皆将之和《玉叶真经》、九天大还丹连在一起。事情经过几番传说之后，竟变成了是大幻居士为了贪图这两件宝物，而向他的结义兄长下了毒手的了。可是传说事故的人，却都未曾提及雷去恶的夫人和雷去恶的儿子的下落。

这两个人的下落，本就是一个谜，暂时根本没有人知道，自然要提也无从提起了！如今暂且搁下江湖上种种的流言蜚语不说，且说当天晚上，雷家堡中的宾客，几乎走了个一干二净之后，史金龙和香玉凤两人，才缓缓地向大厅之中踱来，香玉凤走在前面，她才一进大厅，便向侍立在一旁的管家道：“管家，堡中所有的下人，你都去叫他们来，在大厅中相候，我有语相问。”

那管家忙弓身答应，退了开去。史金龙在一旁皱了皱双眉，道：“玉凤，你又作甚？我们先去寻找大嫂和侄侄的下落要紧。”

香玉凤沉声道：“别管我，他们两人在什么地方？要去找他们，谈何容易？”

第二章 龙凤双侠

史金龙不再说什么，两人一齐在灵旁坐了下来，不多久，堡中的壮丁、使女，全都来到了大厅之中，连总管、账房全都来了，雷大侠生前，极之豪侠好客，因之堡中的下人也多，是有一百余人。

香玉凤坐在交椅之上，大刺刺地道：“总管，这里许多人，不论职司，每人发纹银十两，立即离去。离开雷家堡之后，若有提及雷家堡中事情的，有如此几！”她翻掌一拍，“啪”的一声，拍在身旁一张祭坛木雕而成的茶几之上。

她那一拍，也未见怎么用力，而且发出的声音也不大，可是当她的手掌提起来之际，“哗啦”一声响，那一张茶几，已变成了片片。

大厅中这许多人，你望我，我望你，全说不出话来。香玉凤又说道：“快去，别以为我是说着玩的，我可说得出来，做得到！”

她霍地站了起来，站得离她较近的几个家人，连忙向后退去，几乎跌倒！

她站了起来之后，面色变得缓和了些，声音也柔和了许多，道：“不是我要遣散你们，实在是为你们着想，刚才人多，夏二侠走了，你们是看到的，难保他不再回来，他若是回来，谁知道他会做什么事？这里是是非之地，你们还是离开的好。”

史金龙听得妻子这样讲法，不禁皱了皱眉头，心忖：二哥可不是这样的人。

他这句话，只是在心中想着，并未曾讲出来。但是，那总管却道：“香女侠容禀，夏二侠可不是这样的人。”

史金龙一听，心中便暗叫“糟糕”。果然只听得香玉凤笑了起来，道：“那么，你是在说我的不是了？”

那总管忙道：“不敢，我只是想说，堡主之死，和夏二侠是没有关系的。”

史金龙不禁暗暗摇头，只见香玉凤颌首道：“很好，你说得很好，但愿是如此，但是非之地，你们不宜久留，总管，你说是不是？”

她一面说，一面向前走去，在那总管的肩头上，轻轻地拍了一下。

当那一下拍下之际，史金龙突然叫道：“玉凤！”可是香玉凤却等拍到了

总管的肩头，才转过身来，道：“什么事？”

史金龙苦笑了一下，道：“没有什么，玉凤，没有什么，你快打发他们走吧。”

总管领着众人，一齐退了出去，香玉凤低声说道：“史郎，刚才我下手之际，你大惊小怪作甚？幸而不曾露出马脚来。”

史金龙道：“玉凤，你又何苦来，那总管只不过为夏雨石辩了几句，你就用‘暗香掌’害他，我看……你是过分了一些。”

香玉凤面色一沉，双眉挑动，道：“你且再说一遍！”

史金龙笑道：“我也是说说罢了，看你，又动气了。”

香玉凤道：“我不动气才假，我是一个女人家，要什么名头武功？还不是全为你着想？我们好不容易有了这天赐的机会，可以得到《玉叶真经》和九天大还丹，而且还可以将事情推在夏雨石的身上，你却推三阻四起来，却不是令人冒火？”

史金龙喏喏连声，等香玉凤讲完，他才笑道：“玉凤，你越是发怒，可越是好看。”

香玉凤“呸”的一声，道：“别油嘴滑舌了，你可是堂堂的大侠，你常说，大哥在雷家堡中，有一间密室，夏雨石走得匆忙，那《玉叶真经》和九天大还丹必然还在密室之中，快找了出来，好一把火将雷家堡烧得干干净净，痕迹不留。”

史金龙又吃了一惊，可是他那句“要烧雷家堡”的问话，却是到了口边，又缩了回去。

香玉凤催道：“密室在何处，快去啊，莫非你是他的结义兄弟，也不知道吗？”

史金龙一横心，道：“好，我们这就去！”他偏过头去，没有勇气正面在雷去恶的灵前走过，打侧掠了出去，穿出了大厅，一连穿过了好几进院子，才在一个小小的院落之前，停了下来。

那小院落自成一角，有十分高的围墙围着，两人一到了近前，史金龙便伸手去推门，门上却有锁，香玉凤踏前一步，伸手在门上一按。

她的“暗香掌”功夫，乃是至阴至柔的力道，一掌按下，声息全无，可是已听得“啪”的一声，门上的锁，已被她的掌力震断了。

史金龙道：“这里是雷家堡中的禁地，大哥平时是绝不准人前来的，我们离去之际，还要将锁装妥了，免被人起疑。”

香玉凤“哼”的一声冷笑，道：“偏是你有这等啰嗦，我不是早已说过，一把火将之烧得干干净净，还有什么招人起疑的？”

史金龙道：“玉凤……这个……这个……”

香玉凤道：“你放心好了，史三侠，我们放火烧了雷家堡，这笔账也是一起算在夏雨石身上的……”香玉凤讲到了这里，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极其重要的事情一样，顿了一顿，又道：“你说，大嫂和坚侄两人，是不是也已遭了夏雨石的毒手？”

史金龙苦笑了一下，道：“玉凤，其实，你的心中，难道真以为大哥是……是他毒死的？”

香玉凤听了，不禁嫣然一笑，那一笑，显是因为她丈夫的话说中了她心坎之故。她又道：“那么，他们两人还在世上了！”

她一面讲，一面笑容已然敛去，而两道柳眉，却紧蹙了起来。

史金龙在一旁，一见了这等情形，心头陡地生出了一股寒意，一开口，甚至连声音也变得十分之不自在了，只听得他道：“玉凤，你……你不是……又想……又在想……”

史金龙的话还未曾讲完，香玉凤便又是一笑，道：“史郎，你又猜对了，我正是在想，我们烧了雷家堡之后，便应该到处去查访他们两人的下落，需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知吗？”

史金龙面上变色，失声道：“这……也未免太……”

他本来是想说“这也未免太毒”的，但是这个“毒”字，他却咽了回去，不敢讲出来。却不料香玉凤根本不在乎，笑道：“可是说我太毒吗？需知无毒不丈夫，你大哥这《玉叶真经》和大还丹又是怎样来的，你也曾和我说过，难道忘了？”

史金龙呆了半晌，道：“那……也是我根据蛛丝马迹的猜测之词……作不得准的。”

香玉凤冷冷地道：“江湖上的事，强者为先，这是说不得什么公道的，你若是一味讲公道，到头来吃亏的定然是你自己，就像我——”

香玉凤讲到这里，眼圈一红，竟像是心中有着许多极其委屈的事情一样！

史金龙忙道：“玉凤，别说了，你看，好端端地，你又伤心起来了。”

香玉凤撒娇道：“本来，是你故意惹我伤心么！”

史金龙不敢再多说什么，连忙推开了门，向院子中走了进去，门内的院子之中，野草丛生，有的地方，野草简直比人还高，而一条碎石铺成的路，也几乎全被野草所占据了。

史金龙唯恐香玉凤再重提刚才讲的事，是以指着院子，道：“你看，这里这样荒凉，人家绝想不到竟是雷家堡中最重要的所在！”

香玉凤四面看了一下，道：“这里居然没有人看守的吗？”

史金龙呆了一呆，才道：“是啊，这……我倒从未曾听得大哥说起过，只怕是没有人守的。”